

你有看到我媽媽嗎

玉婷正打算要去收下圍牆邊晾了一天的衣服，走到門口就看到她弟弟的導師從巷子那頭走來，她於是迅速轉過身溜進房間，隨手抽出一本書，胡亂翻著裝忙碌。

老師走進來屋內，喚了幾聲：「有人在嗎？」

玉婷將臉貼著掩上的房門偷聽外頭的動靜，沒多久，就聽見苦於風濕疼痛的阿嬤拄著充當拐杖的凳子，停停靠靠的一跛一跛的走出來。

因為自己心虛不敢應門，而勞煩行動不便的阿嬤，這讓玉婷有點愧疚。

老師進屋後，連聲抱歉，說：因為這裡沒門牌很難找，電話又打不通，因此比原定家庭訪問的時間晚到了快兩個鐘頭…等等。

沒多久，玉婷就聽見阿嬤大聲喚她，她趕緊躺上床想裝睡，阿嬤拐拐的拄著凳子推開房門，玉婷嚇得起身不敢多看阿嬤一眼；阿嬤交代玉婷趕快去隔壁阿富家，找她幾分鐘前外出的媽媽回來，然後隨即就又拄著凳子一拐一拐走出去招呼老師。

走出房門，玉婷裝裝樣子打個哈欠，悶頭向角落的老師說聲：「老師好。」就快速的往大門竄。

老師對奪門而去的玉婷，說：「陳玉婷，你畫給老師的這張地圖真難找。」

阿嬤不知所以然，著急問：「**阮陳玉婷是安怎咻？Y是嚟乖？**」

老師環視這大白天卻陰暗的髒亂屋子，對眼下這個乾癟的老人家說：「陳玉婷，很乖。**伊在尹班**，很乖。」

玉婷走到隔壁，看見唸小學一年級的阿富和他弟弟捉弄自家小黃狗玩，玉婷看著一撲一退嗚嗚低吼的小狗，出聲斥喝兩個頑皮的小鬼頭，阿富向來就對鄰家這個姐姐有些畏懼，便把逗狗的竹棍丟下。

玉婷問：「你有看到我媽媽嗎？」

阿富抹抹鼻涕，回：「**和阮阿公在後面開講**。」之際，在一旁的他五歲弟弟，突然被亂竄的小狗奪去啃禿的玉米梗，因此放聲大哭，阿富衝去猛踹小狗，小狗嚇得飛奔離去。

玉婷怒吼：「阿富~。」阿富才沒惡狠狠追出。他五歲弟弟鼻子一抽一搭的，撿起地上的玉米梗繼續啃著。

玉婷通過堆滿雜物的黝黑屋子，看見阿富的阿公正忙著把一大袋的鋁罐交給屋後空地

的收破銅爛鐵的人。

玉婷走到廢紙堆旁，一面蹲下來摸摸坐在地上幫掉了一隻胳膊的芭比娃娃紮頭髮的阿富他妹妹，一面環視周遭；因為沒看到媽媽，於是起來走向簷下正要拖出疊得半人高的廢紙箱的阿富他阿公身旁，問：「**伯公**，我媽媽有在這裡嗎？」

阿富他阿公，頭也不抬的說：「**妹呀，幫伯公一下。**」

兩人合力拉扯下疊在最高的那一疊紙箱後，玉婷便順便幫忙將其餘幾疊紙箱拖到電動三輪車旁，又把幾摺整理好的舊書報雜誌和幾個破鋁鍋廢鏽鐵條一起拖過去交給收貨人秤斤論兩。

收貨人摸出一把銅板數著，順口問起老人家有關阿富他阿爸的事：「**阿昌有下落嗎？**」

老人家從手上接過幾個銅板後，回：「**幹，也不知道伊死去叨位，整半年也沒寄個一仙五銀。**」喃喃：「**放下這幾個猴囡仔讓我拖…。**」

被阿昌欠一屁股債的收貨人打消要探聽阿昌消息的念頭，他說了幾句安撫老人家的話後，摸出幾張鈔票給老人家，說：「**給囡仔買世饅仔。**」發動車子轟轟走了。

阿富他阿公立在原地，用失焦的聲音喃喃幾句三字經。

玉婷大聲問：「**伯公**，你有看到我媽媽嗎？」

連續問了兩次之後，阿富他阿公這才回神告知玉婷，她媽媽拿來幾個肉包子給孩子當點心，就往巷口走去，他建議玉婷去五府千歲那裡找看看。

玉婷喔了一聲，蹲下摸摸都3歲了還不怎麼會說話的阿富他妹妹，才轉頭和老人家打聲招呼，往三輪車離開的方向前去。

老人家略略拾掇一地雜物，朝屋裡邊走邊大喊：「**阿富Y！阿富Y！**」然後吃力的抱起坐在地上的阿富他妹妹，說：「**去柑Y店給恁唄拿兩罐‘晃頭Y’。**」

照慣例的，老人家今晚又要喝上兩口酒，安撫安撫老靈魂，這是一種生活儀式，無關於乎貧富貴賤。

玉婷走經一間廢棄空屋子前，看到阿豐叔才娶進門沒幾個月的越南新娘，蹲在電線杆邊嗚嗚的哭著，玉婷恍然大悟，原來她半夜聽到像離群失所幼獸的低低嗚嗚聲，並不是鬧鬼！害她這陣子都不敢一個人走進家裡最後面的那間房；玉婷正想快步通過，卻忽然被這個臉上和臂膀有許多瘀青的小新娘扯住褲腳，嘴裡還不知說些什麼。玉婷反射性的跳起來，用力抽身趕緊快步離去。

玉婷走沒幾步路，就被蹲坐在後門口玩老鼠牌的婆婆媽媽們瞧見而叫住。

「這丫妹丫，越大漢越水。」

「我在找我媽媽。」玉婷問這幾個終日打牌的婆婆媽媽們。「**嬲丫**，你們有看到我媽媽嗎？」

「來，來啦，這裡有糖呀餅仔。」

「讀國中沒？」

「你嘛三八，玉婷丫甘不是減你艷秋丫一歲？」

「我艷秋就沒玉婷那麼乖巧，整天趴趴走，今天拜六，整天攏沒看到人影。」

「我聽呀也是，讀國中以後就越氣痛。」

幾個婦人的話題忽然都繞著青春期前後的各家孩子身上。玉婷瞥見屋裡坐著艷秋她阿祖正盯著自己看。玉婷有記憶以來從沒看見艷秋她阿祖走出屋外，如果不是她身上總是散發出揮之不去的一股溼陳味道，幾乎很難讓人察覺她的具體存在，即使她那肥嫩白晰的身軀越來越龐大，並且因此成了這個巷弄所有老人家欽羨的精神典範。玉婷她阿嬤就常自怨自嘆的說：**若會像阿婆丫卡好命就好**。老人家的福泰也替艷秋她媽媽博得孝順的好名聲，因此艷秋她媽媽總是把艷秋她阿祖擺放在前門或後門口。

玉婷閃避艷秋她阿祖的注視，追問：「我在找我媽媽，你們有……。」

「啊，你娘卡好，又給你這個痾春丫自摸去。」

「不玩了。不玩了。沒意沒思啦。」

「好轉來去煮暗頓。」

忽然，牌局就結束。

「我在找我媽媽。」玉婷不放棄又問。「有看到我媽媽嗎？」

婆婆媽媽們在痾春的呵呵得意聲中，低頭認真算起輸贏。

「這丫妹丫，真正是越大漢越水。」有人隨口又說。

「來，這有糖呀餅仔。」

「我艷秋若有珠丫她玉婷那麼乖，我就免操煩。」

玉婷正打算放棄詢問媽媽行蹤時，有人開口回答：「你毋呀，走往街呀頭去。」

玉婷說：喔。就朝巷口走去

艷秋她媽媽忽然揚聲，說：「你阿嬤人有卡爽快麼？」

「**老大人呀，身體要顧，聽說伊這兩天癱在枯枯嗽。**」痾春也搭腔。

玉婷草草回應這群婆婆媽媽們的善意，快步跑離。

司空見慣的，幾個婆婆媽媽們並沒有多理會不遠處那嗚嗚哭著的小新娘，幾個人走進自家屋裡，幾個人湊到路旁的"菜車"，挑三揀四的選買今晚各家的菜色。

玉婷走進這塊畸零地交會處的鎮安宮，裡外有幾個人在燒香拜神；玉婷環視四周，都沒看到媽媽，倒是瞧見晚上要抓手轎仔的張耀煌那些人，她趁著張耀煌沒看到她之際，趕緊走到勇伯Y那裡，勇伯Y正在替人解簽。

「**“四時皆可服 百病免相干”**；意思是說你們的關係，若方法用對，**你頭**那些爛桃花皆可處理，夫妻重修可以和好。但怎麼**斬草來燒丹**呢？有句成語是『斬草除根』，你們的吵吵鬧鬧是有原因的，要找出這個根啊！」

「我接下來該怎麼做？」穿著桃紅色鑲金線花套裝的婦人憂心的問事。

一旁幾個女伴幫腔。

「不知大師可以作法讓我大姐生個兒子傳宗接代？」

「有沒有斬桃花的法子？」

「大師你上次給我的符真管用，我老公沒多久就升上次長了，你得再幫幫我這妹子。」

勇伯Y漫不經心聽著這幾個婦女你一言我一句，偶而才適時的補充幾句好像很學問的話，例如，“浮雲掃退終無事” …之類的。

「幾千萬的財產，可不能便宜了那女人，你跟他打拼吃苦十幾年的。」

這句話勾起問事婦人的傷心處，她顧不得一臉紅妝，哭得老淚縱橫。

玉婷趁著勇伯Y趁空檔喝口茶之際，小聲的問：「**伯Y**，你有看到我媽媽嗎？」

勇伯Y瞄瞄眼前這已長得婷婷玉立的女孩，笑瞇瞇說：「**你老母督督Y走。**」

「什麼時候來解，要帶什麼嗎？」一名帶著一掛渾圓珍珠項鍊的婦女問。

「**今暗**九點過來，**請团仔公起駕來改**，這樣卡有效。」勇伯Y回，然後轉頭向正要離去的玉婷交代：「**婷Y**，叫**煌Y**去給我買一包**菁仔**。」

玉婷喔一聲走出。身後的勇伯Y用做作的語重心長語氣吟說：世間凡事何難定…。

雖然玉婷不喜歡和刁兒郎噹的張耀煌那些人打交道，迫於勇伯Y的吩咐只好走向他。

旁邊和張耀煌年齡相仿的幾個男生，故意對著走進的玉婷發出ㄅㄅㄅ怪聲。

「喂，張耀煌，你爸爸叫你去買檳榔啦。」

「大ㄟ，我去買。」其中一個小弟開口。

玉婷看見艷秋穿著露肚臍的小可愛，和幾個隔壁班女生也或蹲或站的，雜在這群被學校貼上不良少年標籤的男生之間，玉婷直直看著她問：「艷秋，你有看到我媽媽嗎？」

艷秋用不以爲然的眼神看她，隨手指指街口。

玉婷故作輕鬆自在狀，說：「謝囉。」便走開。她想媽媽應該是去店裡找阿敏姨。

「大ㄟ，我去買就好。」

「免啦。」

「我去買就好，大ㄟ。」

「免啦。你娘咧，免啦。」

張耀煌在嘻謔聲中追上玉婷，兩人併排走。

「你到底要不要一起去啦？我們要去陽明山壓灣ㄋㄟ。」張耀煌說。

玉婷理也不理的繼續走。

「好啦，去啦。」

「你這樣我很沒面子ㄋㄟ。」

「去啦。財哥幫我的DIO改八流缸。」

玉婷仍然不理睬一旁自顧自說話的張耀煌。

彎個小叉巷弄，就到街口，玉婷忽然轉往“阿麗意麵攤”走去。

張耀煌沒料到玉婷走往右邊，於是急促的對轉身走往麵攤的玉婷，大聲說：「婷，晚上十二點，在阿勳家門口。好不好？」

看著玉婷不發一語離去背影，張耀煌悻悻然說句“哇哩咧”，作狀朝空氣揮一拳，他有點氣玉婷唸國中之後，就一直用這種好學生的姿態來對付他們青梅竹馬的感情，他也氣自己沒出息的樣子。

他嘟囔：「以爲功課好就很了不起嗎？」然後，跼著拖鞋叭叮叭叮走遠。

玉婷走進香氣四溢的攤子，「麗姨，你有看到我媽媽嗎？」她用眼角瞥瞥走開的張耀煌。

「剛才妳媽來過。現在可能在阿敏那裡。」

媽媽確實在阿敏姨的店裡！她忽然覺得心情變得很好，好得想跳舞想唱歌。玉婷喔一聲，轉頭就要走。

「等一下，等一下。」阿麗邊俐落的下麵邊抬頭叫住玉婷。「我忘了跟你媽媽交代，叫她晚上的“會Y”，幫我再加個一百元。」

一旁阿麗的老公正汗流浹背的切著豬頭皮和大腸滷。

玉婷說：「喔，好。」急著要走。

「等一下，等一下，還是叫她加個一百五好了。」阿麗瞟了瞟她老公：「這樣不知道標不標得到？」又自言自語：「等一下。」

玉婷心急的站在一旁等阿麗決定。

在一旁自行拿滷白菜的老主顧，開玩笑說：「吼，恁乸Y某這樣日賺眠呀賺，還不夠開銷喔？是怎樣？要蓋樓Y厝？」

阿麗說起幾個孩子的補習費和日常用度開銷是多麼驚人：「我們林煜宗他們學校每年都要做制服，我們林煜嬌又給我念私立的大學，單單學費就要八萬啦，還不含吃喔用喔，三個小孩還怨嘆不給他們買什麼電動買什麼蔡什麼林代言的什麼手機啦，我們老二還說他們同學都去出國遊學，他也要去，阮頭ㄟ說給他一口答應，一趟就要十萬說，十萬，我要賣兩千五百碗，聽了就腳軟手軟。」

玉婷急著想去阿敏姨店裡，只好打斷對話：「麗姨，是要跟我媽說加一百，還是一百五？」

「百五，百五，好了。」阿麗邊端起兩碗熱麵邊說。

玉婷說：「那，我走囉。」

阿麗老公忽然悶頭就說：「我看加兩百，卡妥當。」

阿麗瞟了瞟她老公，皺眉頭說：「好啦，兩百，兩百好了。」

玉婷說：「喔，好。那，我走囉。」

離開香氣四溢的攤子時，玉婷肚子咕嚕咕嚕叫，她想起早上只吃了一個肉包就去學校畫壁報，剛剛回來也才喝一口水，就被阿嬤催促收衣服，然後，弟弟的老師就來了…。剛剛她以為麗姨會叫她坐下來吃碗麵再走。不過，就算阿麗叫她吃，急著想去阿敏店裡的玉婷也不會留下來吃麵。

玉婷快步走出巷口，右轉進熱鬧的商店街。

因為週末，商店街的騎樓非常多人；走在玉婷前頭的一對情侶不知道為什麼說話聲音越來越大，男的罵女的真的很拜金，女的罵男的真的很沒用，男的說女的害他刷爆幾張卡了還要怎樣？女的說男的一點都不愛她，不過是一個LV包包…。

玉婷想到，姐姐曾經因為帶回一個客人送的LV包包，讓媽媽痛打一頓…。

玉婷想辦法側身擠到他們之前，又連聲說抱歉的穿過人潮。

好不容易轉進這條熟悉的巷子。因為還沒入夜，除了臨巷口的幾家精品店和料理亭已經有些客人進進出出之外，相較於一個轉彎之前的商店街那頭的青春洋溢人潮擁擠，這條巷子寧靜得就像是一幅暗色調的水墨畫。這種安靜不是沉睡的氣息，而是清晨曙光乍現前的片刻寧靜；玉婷喜歡這種氛圍，她不喜歡在不久後的人聲雜沓，也不喜歡喧囂過後快天亮前的疲乏氣息；她不知道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喜惡，就像她不清楚自己最近為什麼不再看“柯南”或“櫻桃小丸子”，而超愛看“流星花園”和“巴黎戀人”。

玉婷推開“三日月”厚實的木門，坐在櫃檯裡的一位裝扮的風姿綽約的中年婦人反射性的喊：「いらしゃいませ。」察覺是玉婷，露出不悅的表情：「怎麼跑來這裡？我還以為是哪個**老猴**現在就來。」

玉婷怯懦的說：「姨，你有看到我媽媽嗎？」眼睛瞟看四周。尙未營業的店內有些昏暗，角落已有幾位畫好妝的小姐，聊著天以消磨等待客人的時間。

這名媽媽桑將一碟零鈔和零錢放進抽屜，不耐煩的回：「我才剛進店裡，你去後面看看。」

玉婷又四處張望一會兒，才朝裡頭走。她看見阿敏姨在廚房門口和店裡一個玉婷見過一次面的女孩說話。這個女孩的頸子線條很漂亮，玉婷曾聽過阿敏姨和媽媽聊天時說過：**阿本Y最尬意這款。**

「知道。」倚在門邊的女孩低頭看著自己指間的菸，低聲說。

「就只會說知道，這是最後一次借你，你喔～。」阿敏姨嘆了一口氣，「**以後你就知悽慘**。你這樣每次幫他還高利貸，你喔～。」

「我知道了。」

「就只會說知道，你喔～。」阿敏姨察覺玉婷走近，於是問：「要找你媽媽？」

「嗯。」

「你媽剛走。」阿敏姨交給那女孩一疊鈔票，又說：「不要只會說知道知道，你喔～。」嘆了一口氣，然後偕同玉婷走出。

「我媽去哪裡？」玉婷四下張望。

走出重重包廂的迷陣時，看見黃銘堯站在鏡子前紮領結。銘堯從鏡裡朝玉婷點點頭笑一笑。玉婷瞬間紅了耳根子，也羞赧的回他一笑。

「聽她說要去“美麗新世界”。」阿敏姨看著一直偷偷瞥著銘堯的玉婷，說。

真希望能找個理由逗留一會兒，即使五分鐘也行，銘堯哥就在那裡。玉婷心想。她用小大人般的語氣追問：媽媽去“美麗新世界”做什麼？阿敏姨簡潔回覆：去打聽還缺不缺廚房零工；她又問：不過媽媽現在不是才因為已經兼了三份工了，沒法子再去餐廳幫忙，才辭掉這工作嗎？ …..

「家裡花費這麼大，你媽媽不多賺錢行嗎？」阿敏姨說：「現在追過去還來得及，你媽應該還沒走。快去！」她輕輕拍拍這個已長得和她一般高的表外甥女玉婷，憂心的催促：「快去呀！」

因為拖延戰術並沒有奏效，玉婷有點沮喪，說：「喔，好。」她真希望自己能有勇氣走過去和銘堯哥說說話。

玉婷索索然，才要推開木門時，阿敏姨交代玉婷：「晚班歐巴桑剛剛打電話請假，問你媽媽今晚可不可以來店裡幫幫忙。」

玉婷媽媽的手藝其實不好，不過客人似乎都不在乎；倒是店裡的小姐偶爾都會貼錢要玉婷她媽媽燉一些四物給她們吃。

玉婷邊瞟瞟銘堯哥，邊回話：「喔，好。」

玉婷走到門口，銘堯也跟過去。玉婷紅了耳根紅了臉頰，一顆心加速的撲撲跳。

銘堯還在努力扯正領結。

「阿麗姨說，叫你以後不可以再到店裡來。」順手搭著她的肩。

她喜歡他用大哥哥的口吻對她說說話。玉婷紅著臉點點頭，表示懂他的意思。

唸國中之後，玉婷她媽媽就不准她到阿敏姨的店裡，阿敏姨也基於愛護心情，不讓她像孩子時候一樣隨意進出店裡，連幫客人跑腿賺零花錢也不肯，都說怕她和姐姐一樣學得愛慕虛榮了。

玉婷小聲的對銘堯說：「現在時間還早，應該沒關係。」自從姐姐離家出走後，她已經很久沒和姐姐男朋友__銘堯哥哥獨處說說話了。

玉婷不記得姐姐為什麼離家出走，只記得姐姐出走前的那半年，總是三番五次和媽媽口角爭執，媽媽經常氣得哭上一整晚；那陣子家裡的兵荒馬亂情景全都深深的烙印在玉婷心中，因為不想再看到阿嬤嘆氣、媽媽哭，所以玉婷一直很努力扮演乖巧的角色，連姐姐應盡的義務都一肩挑起。對於姐姐離家出走一事，和姐姐一起長大的銘堯哥也只說：這是

遲早的事。巷子人家女兒們的離家，似乎都在街坊鄰居的意料中。

銘堯陪著玉婷走到一家掛著的深藍色布簾，寫著「和菓子」的店門口，就跟玉婷說拜拜。玉婷心裡其實很想再聽聽銘堯哥的聲音，不過她還是說拜拜，懷著滿漲的騷動情緒離去。

玉婷身後那因為吸安而瘦得像紙片的黃銘堯，此刻，並沒有懷念一年多前曾經短暫喜歡過的玉婷她姐姐，他甚至對已長成一朵花似的玉婷也沒什麼感覺，他陪著玉婷走這一段路，只是因為想出來透透氣提提神，好應付即將開始的漫長一夜。

玉婷走出巷子，就瞥見她同班同學呂安琪就在轉角的大頭貼店裏，她還來不及閃人時，就被呂安琪叫住。

「陳玉婷，你要拍嗎？」

「不要。」

「沒關係，來嘛。」

「我有事啦。」

「沒關係，一下子就好啦，來，我們一起拍好不好？」

因為呂安琪強調不會花上多少時間，玉婷不知怎麼回拒她，只好隨她進去。這是玉婷第一次拍大頭貼，因此有點緊張，不過連拍一組後，玉婷就有樣學樣的跟著擺 POST 做鬼臉。

「這給你貼在手機上。」呂安琪隨著玉婷走出店門。

玉婷沒有手機，不過她還是說：「好。」

「你住在這附近呀？」

「嗯。」

「這裡好熱鬧。我時常來這裡耶。你要去哪裡？回家嗎？」

「我要去找我媽媽。」

呂安琪跟在玉婷身旁一起等紅綠燈。

「你住在這附近喔？」玉婷問。

「YA。」呂安琪指指馬路對面不遠處的一座大廈，說：「那裡，頂樓那間。」

玉婷去過那裏，小學四年級時，她曾經一次幫媽媽送中飯給在那裡打零工的爸爸，只是她沒上過頂樓，因為那時候大樓才剛蓋到三樓或四樓，而且她只能站在圍牆外等，乖乖

看著爸爸和叔叔伯伯們上上下下挑磚頭；後來，大概玉婷升上小六之前，房子就蓋好了，爸爸一直說這棟房子是他蓋過最氣派的，還答應要帶玉婷和弟弟去參觀參觀，玉婷記得當下，爸爸黃黃的臉難得的漲紅；那時，姐姐已經要唸高中了，很有自己的主張，對爸爸的提議很不以為然；沒多久，爸爸就肝癌住院了，沒多久，姐姐也走了，如果不是呂安琪提起，玉婷幾乎都忘了這個地方。

兩人一起過了馬路。

「你要去哪裡？」玉婷問一直跟在身旁的呂安琪。

呂安琪聳聳肩說：「你要吃冰淇淋嗎？」

玉婷搖搖頭。

呂安琪說聲：「等一下喔。」逕自走入 7-11。

玉婷站在店外的紅磚道，放眼馬路兩旁樹型優雅的樹和自樹縫間灑落的零星光線，她第一次察覺自己住處附近竟是如此的美麗。她印象中，屈指可數的幾次通過大馬路走到這頭的經驗裡，都是來去匆匆，幾乎不曾停下或放慢腳步。

不久，呂安琪拿著兩筒 Haagen-Dazs 冰淇淋說：「我覺得這種巧克力口味很優。吃吃看。」

玉婷有點遲疑的接過來，她不相信這盒冰淇淋會比阿嬤做的剉冰好吃，她阿嬤經常會在夏天的中午，為家裡的幾個小孩搖一大盆剉冰，然後淋上一圈很香很香的煉乳。玉婷想：那才是美味。

呂安琪催著她舀一口吃。

「好吃吧？」

玉婷舀一口吃，不說話。

「好吃吧？我就說好吃吧。」

玉婷心情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沮喪得不想說話。

呂安琪見她不說話，覺得無趣，就聳聳肩，說：「我也覺得不好吃。下次我請你吃香草口味的。」順手將吃兩口的冰淇淋丟進行道上的垃圾筒裡。

玉婷差點脫口叫出：啊，不要丟！

「不好吃就別吃了。」

「我，我阿嬤說不能浪費。」

呂安琪聳聳肩。「你這次考得怎樣？」

「不好。」

「騙人。」

「真的啦。」

「騙人。」

「真的啦。。」

「騙人。」

「真的啦。我數學才 89 分。」

「這樣還不好喔？」

「不過，我，我只有數學考不好而已。」她用力強調，彷彿怕呂安琪不相信似的。「真的，我只有數學不好而已。」

「你這樣還不好喔？你如果覺得不好幹嘛不補習？班上好像只有你沒去數學老師那裡補習說。」

「我很忙。」她再度用力強調：「真的，我很忙。沒時間。」每天放學就趕回家裡煮飯、燒菜、洗衣服，以及照顧弟弟和阿嬤的生活起居就夠她忙的。

「是喔？忙什麼？」

玉婷忽然拉下臉，說：「呂安琪你幹嘛一直跟著我？」

呂安琪說：「我家在那裡啊。」又：「你不是要去找妳媽媽嗎？你媽媽在哪裡？」才說著，忽然指著兩步遠外的「美麗新世界」，說：「我告訴你喔，這家店，他們的「PAFE」不好吃。」

玉婷看了一眼「美麗新世界」，悶著頭繼續往前走。

「他們的「PAFE」真的不好吃，不過，義大利套餐還不錯。」呂安琪接著又說：「妳媽媽在哪裡？你要去哪裡找妳媽媽？」

玉婷說：「沒有，我是要回家。」

「你住在這附近呀？」

「嗯。」

「那放學時，我怎都看你走那邊巷子？」

「那是我阿嬤家。」玉婷紅著臉，悶頭繼續往前走。

「是喔。真好。我阿嬤在美國。她今年才搬去美國和我叔叔住，不過她一直打電話回來 Complain 住不慣，我阿嬤很疼我，以前我每天都跑去我阿嬤家吃飯，可是我阿公過世，她就去美國和我叔叔住，她去美國和我叔叔住，是因為她不想和我媽住，她說我媽除了打牌就是打牌，她看不過去她那個樣子，呵呵，我媽就頂她說除了打牌還能怎樣呢，難道去自殺，還是去大陸殺我爸爸和那個女人？呵呵，我很可憐吧。」

玉婷不知道怎麼答腔。

「我現在都一個人吃飯。我阿嬤都說我很可憐。」

「你現在都一個人吃飯？」

「也不是，我爸從大陸回來，我們也會一起吃頓飯。我告訴你，那家餐廳的“PAFE”真的不好吃，前幾天我爸回來我們才去吃，我爸還因為這樣和我媽吵架。」

玉婷吃下最後一口冰淇淋時，呂安琪家就到了。

呂安琪家都到了，她還一直說個不停。

玉婷提醒她，說：「你家到了。」

呂安琪望著大門，說，用很微弱的聲音說：「我還不想回家。」

自動玻璃大門開啓，裡頭的保全警衛對呂安琪點頭微笑致意。

「我去你家玩好不好？」她繼續跟著玉婷走。

「我，我要去找我媽媽。你別跟。」

「我以為你是說你要回家。」

「沒有，我是去找我媽媽。」玉婷不自覺的眨了一下眼睛說：「我沒說我要回家。」

「嗯。」呂安琪心不在焉的掏出 iPod。

玉婷很羨慕的瞧了一眼，說：「沈玲怡的那台可以放 120 首。」沈玲怡曾經借她一次，因此玉婷非常清楚怎麼操作 iPod。

「沈玲怡那台只有 512MB，我這台 nano 有 4G。」呂安琪把 iPod 湊到玉婷面前說：「我今天才下載 iTunes 6，你看。」

玉婷從呂安琪手上接過 iPod，不自覺的暫停腳步，不自覺的按了楊丞琳的“慶祝”。

玉婷握著 iPod 跟上呂安琪。

走了一段路之後，玉婷鼓起勇氣問：「呂安琪，“PAFE”是什麼意思？」

「“PAFE”？“PAFE”就是“PAFE”呀。」

「我，我是說，怎麼拼啦？」玉婷又脹紅了臉說。

「喔，B·U·F·F·E·T」

B·U·F·F·E·T，“BUFFET？”自助餐或是速食嘛。玉婷說，很大聲的說：「BUFFET，B 要念 B，U 要念長音 u。」

「可是我們都說“PAFE”呀。」

「你們都唸錯了啦。」

因為玉婷是班上英文小老師，呂安琪雖然感到納悶，也覺得玉婷說得有道理。

她們走到紅綠燈前停下來，呂安琪的手機響了。

「嗯。」

「嗯。」

「知道啦。」

「嗯。」

「好啦。」

「嗯。」

「好啦。」

「嗯。」

「知道啦。」

呂安琪掛斷電話，說：「我老媽。叫我自己去吃飯，真是多此一舉，我哪天不是自己去吃飯？」

綠燈亮了。

「我要回家了。」

「我以為你是說你要去找我媽媽。」

「我要去找我媽媽，然後，再回家。」

呂安琪聳聳肩。「我和你去找你媽媽。」

「不行。」玉婷脹紅臉說。

「爲什麼？」

「因爲…，哎呀，反正就不行啦。你很煩耶！」

「幹嘛突然這麼兇？好啦好啦，不行就算了。」

「那拜拜囉。」

呂安琪突然又說：「你要不要和我去網咖？」

網咖？玉婷有點遲疑，她從來沒去過網咖，她的同學們常常在說線上遊戲，電視廣告常常出現什麼「仙境傳說 ONLINE」的，她從來沒心動過，可是，不知道爲什麼，現在，她現在忽然很想和呂安琪一起去玩玩看。

「不行，我很忙，我要去找我媽媽。」玉婷有點沮喪的說，然後把 iPod 還給呂安琪。她真的很想和呂安琪一起去網咖。

「你媽媽在哪裡？」

「不知道，我要去找找。」

呂安琪聳聳肩，闖紅燈跑過馬路。

玉婷看著呂安琪沒入商店街的人群中，這才回頭快步走。

她順著“美麗新世界”大門旁容一人側著走的小巷弄，走進廚房後門；已近晚餐準備時刻，廚房騷亂一團。

她看不到媽媽，攔了一個歐巴桑問：「你有看到我媽媽嗎？」

「沒有。」

「你有看到我媽媽嗎？」玉婷又擋住一個正搬著一大簍菜的胖歐吉桑問。

「閃開別擋路。」

「你有看到我媽媽嗎？」玉婷蹲著問洗菜的阿婆。

「**沒注意到。**」

「那誰呀，別在那邊礙事。」不遠處，一個穿白襯衫的人朝玉婷大聲斥喝。「出去！出去！搞什麼。」

所有人的眼光都看向玉婷，她趕緊跑出去，站在門邊瞧裡頭。

裡頭走出一個來過玉婷家的阿姨，說：「你媽回去了。剛走。」

玉婷一時困惑，「我媽回去了？剛走？」

「對。剛走。」

「喔。」

「小心走。」

「嗯。」玉婷恭敬的向這位去年來過她家，給她爸爸上過香的阿姨，說：「再見。」

玉婷正要穿過馬路時，看見一身白衫黑褲的銘堯哥站在馬路那頭，正對一位將車鑰匙交給他的客人哈腰。玉婷第一次從這個角度看黃銘堯，她反射性的退後一步，隱在路人身後。直到見他跳上前座泊車遠去，才跑過馬路。

玉婷看著街頭作揖的黃銘堯，感到微詫；在玉婷的印象裡，她的銘堯哥哥就像凍結在

特定時空的畫中人物：站在鏡子前、倚在圍牆邊…，靜靜的等候，等候姐姐或自己的到來…。

她走得很慢，不知什麼原因，心裡一直泛著莫名想哭的衝動。察覺自己這種心情，玉婷開始在心裡哼歌；玉婷爸爸過世前，就告訴她：難過的時候，就替自己點唱一首快樂的歌。

一下子想不起什麼快樂的歌，玉婷隨口哼：

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 跑得快，一隻沒有眼睛，一隻沒有尾巴，真奇怪!...

她心底唱著，同時又想：怎麼沒有一隻老虎是完好無缺的？

她正哼唱著，就看見阿麗正在麵攤忙進忙出；玉婷心底盤算一番，仍算不準那讓阿麗姨**聽了就腳軟手軟**的兩千五百碗麵究竟要花多久時間才賣得完？

經過鎮安宮時，正在和鄰居泡茶的勇伯Y叫住玉婷。

「叫你母今暗九點過來，囡仔公會起駕，叫你母過來。」

她隨口說聲喔。

玉婷從以前就很想問勇伯Y：囡仔公為什麼會在五府千歲府裡落腳，而且為什麼三不五時還要這個小孩子起駕，幫忙這些大人們排難解惑？

已經兜上龍虎裙的張耀煌老遠看到若有所思的玉婷，不管一旁幾個今晚要抓手轎仔的夥伴ㄉㄉㄉ起哄，一逕就走過去。

「我們結束後，會在阿勳家門口集合。一起去，好不好？」

「走開啦。」玉婷露出不耐煩的表情。

「一起去，好不好啦？」

「走開啦。你很煩耶。」

「你這樣我很沒面子ㄟ。大家都知道你是我馬子。」

「神經病呀？走開。」

「你這樣我很沒面子ㄟ。」張耀煌聲音壓得很低。

勇伯Y遠遠看著兩人，笑呵呵的大聲對旁人說：「我給阮煌Y跟婷Y算過，**尪某Y命啦**。」旁人聽了都哈哈大笑，張耀煌的夥伴ㄉㄉㄉ得更大聲。

玉婷繃著臉快步跑開。她不懂為什麼大人都愛用算命來解決問題或決定人生？

走過艷秋家時，瞥見艷秋正坐在前門矮凳上餵她阿祖吃稀飯。昏黃中，艷秋她阿祖圓團團的模樣真的就像個有福氣的阿彌陀佛，即使，她，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到，哪裡也去不了。

玉婷經過貼著“天堂已近”的電線杆下，發現那越南小新娘已不見蹤跡，玉婷心想，應該是回去煮飯燒菜了吧。

玉婷放慢腳步走回家，進屋前，看到弟弟在門口和阿富玩撲克牌。

念國中一年級的弟弟最愛和阿富玩“撿紅點”，弟弟因為還學不會兩位數的加減法，所以常常被阿富誑騙。玉婷任由阿富耍奸詐，她希望弟弟能早點從阿富那裡學會一些些本事。

玉婷一進門，就看見阿嬤坐在藤椅認真的等待就要開演的“飛龍在天”；這個時間點雖然是重播，阿嬤還是充滿期待。

玉婷很想問阿嬤，媽媽究竟有沒有和老師碰面？有沒有答應將弟弟轉出特教班，送到啓智學校就讀？

由於，玉婷不想辜負爸爸臨終前的吩咐：“弟弟是家裡唯一的香火……。”因此，一直以來，她總是認真的擔負起教養弟弟的責任，期盼讓弟弟在“正常的”學校成長畢業。

阿嬤忽然轉過頭對玉婷說，桌上有她媽媽從“美麗新世界”帶回來的點心。

玉婷瞥見畫給弟弟老師的那張錯縱複雜的地圖也擱在桌上，她原以為一張錯誤地理位置的地圖，可以阻擋老師的家庭訪問。對於自己老是做些徒勞無功的事，她略感懊惱；她把地圖揉成一糰丟進垃圾桶，然後拆開媽媽用報紙包得很嚴密的點心，雖然她知道客人不願嚐上一口的剩菜殘餚，通常不好吃，但是，她還是仔細的從中挑出一個沒被咬過的小蛋糕。

手牽手 心逗陣 把握好時機 親像飛龍~飛~上天”。

弟弟和阿富在門口大聲的跟著電視節奏唱著“飛龍在天”主題曲。

她咬了一口點心，然後告訴一旁的阿嬤，說：「**阿嬤**，我告訴你喔，其實“美麗新世界”的“PAFE”不好吃。」

一身病痛卻耳聰目明的阿嬤，沉醉在等待開演的氛圍中，完全沒注意玉婷說些什麼？

玉婷順手把一整個下午都被她偷偷擱一旁的話筒放回原位，電話就響。

她接起電話說幾句，回頭問：

「阿嬤，阮媽呢？」

夜裡，玉婷又聽到越南新娘的嗚嗚哭聲，並且聽清楚哭聲中含混的話：

救救我，好不好？救救我，好不好？

遠處，機車聲轟轟震耳，彷彿爲了證明自己存在似的咆哮，許久許久，才呼嘯而去。
